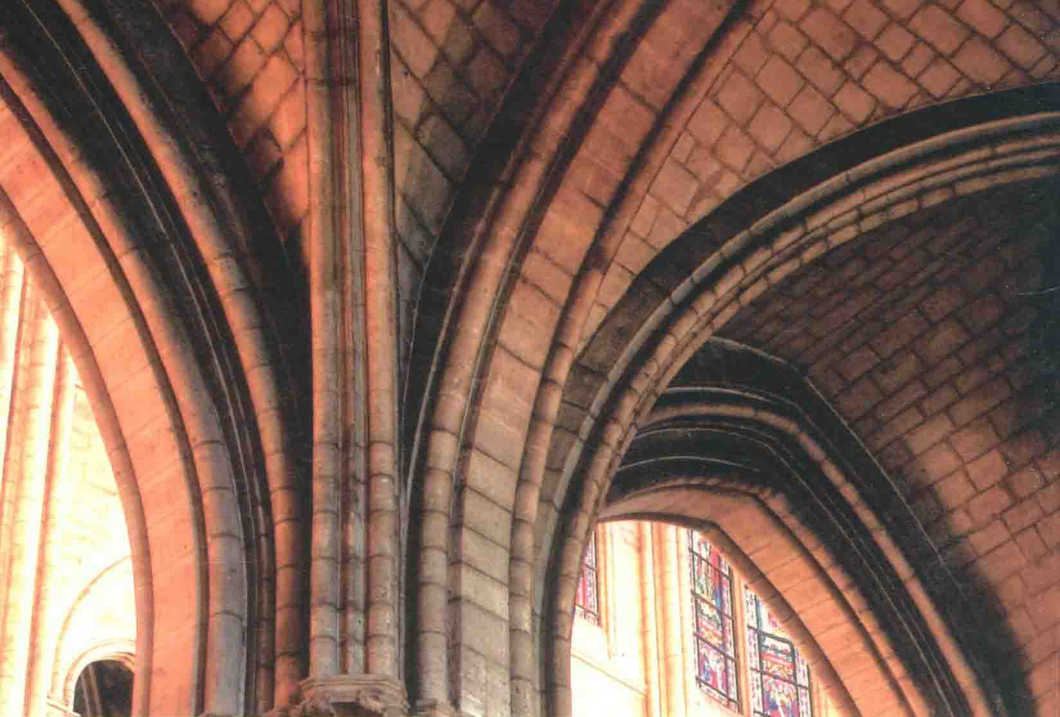




DIGGING THROUGH

The Bible

Modern Archaeology and the Ancient Bible

跟着圣经去考古

[美] 理查德·A. 弗罗因德 (Richard A. Freund) ◎ 著

屈伯文 方舟 ◎ 译

图解《圣经》重大考古发现

再现摄人心魄的考古现场，从细节揭示历史真相

亚特兰蒂斯城发现者 / 圣经考古学家

弗洛因德 经典力作

海三所书店



DIGGING THROUGH

The Bible

Modern Archaeology and the Ancient Bible

跟着圣经去考古

[美] 理查德·A.弗罗因德 (Richard A. Freund) ◎ 著

屈伯文 方舟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着圣经去考古/[美]理查德·弗罗因德(Richard A. Freund)
著;屈伯文,方舟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3
ISBN 978-7-5426-5649-0

I. ①跟… II. ①理…②屈…③方…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350 号

跟着圣经去考古

著 者 / 理查德·A. 弗罗因德
译 者 / 屈伯文 方 舟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特约编辑 / 李 月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49-0/K·390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大事年表

ix

公元前 5500—前 4500 年

新石器时代。创制陶器。

公元前 4500—前 3200 年

(1) 铜石并用时代。使用黄铜、燧石。(2) 书写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起来。

公元前 3000—前 2700 年

(3) 埃及第一、第二王朝。

公元前 3200—前 1200 年

(4) 青铜时代(早期、中期与晚期)。

公元前 1200—前 586 年

(5) 铁器时代(从出埃及到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人毁灭第一圣殿)。

公元前 586—前 539 年

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 546—前 333 年

波斯时代。

公元前 332—前 63 年

希腊时代。

公元前 63—公元 325 年

罗马时代。

公元 325—638 年

拜占庭时代。

公元 638—1096 年

早期穆斯林时代。

公元 1100—1200 年

十字军时代。

公元 1200—1517 年

晚期穆斯林时代(马穆鲁克[Mamluke]时代)。

公元 1517—1917 年

奥斯曼帝国时代。

公元 1917—1948 年

英国委任统治时代。

公元 1948 年至今

现代以色列。

古代、中古与现代以色列史

公元前 1800—前 1500 年

(1) 男、女族长。(2) 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3) 公元前 1648—前 1540 年希克索斯人(Hyksos)统治埃及。

x 公元前 1300—前 1200 年

(1) 传统上所认为的出埃及、摩西、征服迦南的时代。(2) 公元前 1020—前 1000 年,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扫罗。

公元前 1000—前 922 年

(1) 大卫、所罗门的统一君主国。所罗门建第一圣殿。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分裂成两个部分:由 10 个部落组成的北部王国;由两个半部落组成的南部王国(包括耶路撒冷)。

(2) 犹大(南国)国王罗波安;以色列(北国)国王耶罗波安一世。

公元前 600—前 500 年

(1) 耶路撒冷陷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灭第一圣殿(即所罗门圣殿),犹大人被囚巴比伦,迁移至此(公元前 587—前 586 年)。

(2) 居鲁士大帝领导波斯征服巴比伦(公元前 539 年),某些被囚的犹大人从巴比伦归回。

公元前 500—前 400 年

(1) 《希伯来圣经》的编撰。

(2) 圣殿重建,完工于公元前 515 年。

(3) 公元前 445 年以斯拉归来。

公元前 400—前 300 年

(1) 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的(希腊)征服(公元前 333—前 323 年)。

(2)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王国分裂:托勒密一世,南部(埃及、犹太)的希腊国王;塞琉古,统治希腊王国北部、东部(巴比伦)的希腊国王。

公元前 300—公元 70 年

(1) 希腊化/希腊—罗马时期。

(2) 《希伯来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公元前 250 年)。

(3) 耶路撒冷成为塞琉古王朝治下的一个希腊城市,重命名为安提阿(Antiochia,公元前 172 年)。

(4) 公元前 164 年,马加比家族(Maccabean)起义,反对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国王安提阿四世(绰号“神之显现”[Epiphanes])。

(5) 哈斯蒙尼(Hasmonean)王朝的犹太统治者:犹太·马加比(公元前 166—前 160 年在位)。

(6) 约翰·许尔堪一世(John Hyrcanus I,公元前 135—前 104 年在位)。

(7) 犹太王后亚历山德拉·撒罗米(Alexandra Salome,公元前 76—前 67 年在位)。公元前 63 年,罗马将军庞培率军进入耶路撒冷,并确立罗马在犹太的统治权。

(8) 大希律(公元前 37—前 4 年在位)。犹太人的四个派别:法利赛派、撒都该派、艾赛尼派、奋锐党。四派在犹太教内争夺权力。艾赛尼派与死海昆兰(Qumran)遗址有关。奋锐党后来成为推动独立的民族主义军事派别。

(9) 拿撒勒的耶稣(公元前 6—公元 30 年),其门徒展开的耶稣运动。

(10) 希律将王国分给众子:犹太归亚基老(公元前 4—公元 6 年在位);加利利归安提帕(公元前 4—公元 39 年在位);以土利亚与戈兰归腓力(公元前 4—公元 34 年在位)。

(11) 罗马帝国。罗马诸帝:奥古斯都·凯撒(公元前 27—公

xi

元 14 年在位);提比略(公元 14—37 年在位);尼禄(公元 54—68 年在位);韦巴芎(公元 69—79 年在位);提多(公元 79—81 年在位)。统治犹太的巡抚(公元 6—41 年):本丢·比拉多(公元 26—36 年在任)。

(12) 保罗的多次旅行与去世(公元 50 年至公元 1 世纪 60 年代早期)。

(13) 加利利,第一次犹太反罗马起义爆发(公元 66—73 年)。传统上认为这次起义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公元 73 年的马萨达(Masada)保卫战。

(14) 罗马人在进军耶路撒冷途中摧毁昆兰(公元 68 年)。死海古卷藏于昆兰周围的洞穴中。

(15) 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撒基(Yohanan Ben Zakkai)拉比在雅弗尼(Yavne)开启新的拉比运动。

(16) 与耶稣生平、教诲有关的书写文献,《新约》之写作(从《马可福音》到《约翰福音》;公元 70—100 年?)。

(17) 拉比犹太教的兴起。

(18) 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与罗马约瑟夫斯的创作。

公元 100—200 年

(1) 基督教的兴起。

xii (2) 公会与拉比学校在雅弗尼交会(公元 70 年),而后,它们迁往卢德(Lod)、幽沙(Usha)、谢法拉姆(Shefaram)、贝特舍阿里姆(Bet Shearim)、塞法里斯(Sepphoris),最后在第二次犹太反罗马起义(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起义)后落脚提比哩亚。拉比犹太王子(Judah HaNasi)在塞法里斯编成了最早的拉比文献《密西拿》(Mishnah)。

(3) 罗马皇帝图拉真(公元 98—117 年在位)征服拿巴提人(Nabateans)。他手下的将军奎伊图斯(Lucius Quietus)扑灭巴比伦、犹太的犹太人起义(公元 115 年)。

(4) 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 117—138 年在位)。

(5) 第二次犹太反罗马起义:科赫巴起义(公元 132—135 年)。

(6) 有名的迈尔(Meir)拉比之妻贝露利亚(Beruriah)。

(7) 书信之穴(Cave of Letters)中的巴巴塔(Babatha)文献。

(8) 耶路撒冷圣殿变为罗马神殿,罗马人将耶路撒冷的城名变为埃利亚开普吞林那(*Aelia Capitolina*)。犹太、以色列的地名被罗马人统改为“巴勒斯坦”。

公元 200—300 年

- (1) 拉夫(Rav)、谢姆埃尔(Shemuel)在巴比伦创建拉比学校。
- (2) 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部分地区享有政治地位(公元 212 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的敕令)。
- (3) 拉比文献继续被创作出来,被人们讨论:《米德拉什·阿加达》(Midrash Aggadah,拉比们对圣经的解释);《米德拉什·哈拉卡》(Midrash Halachah,拉比们对圣经头五经律法部分的解释);《密西拿补编》(Tosefta)。这是历史上的坦拿时代(Tannaim)。
- (4) 《巴勒斯坦塔木德》:注解《密西拿》的开始。

公元 300—400 年

- (1)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
- (2) 基督教会的尼西亚会议。
- (3) 有关犹太人定居欧洲的最早记载。
- (4) 巴勒斯坦:公会与拉比学校迁往提比哩亚。在巴比伦境内,拉比学校在尼哈迪亚(Nehardea)、书拉(Sura)、蓬贝迪塔(Pumbedita)、涅茨维姆(Netzivim)蓬勃发展(或兴建起来)。这是历史上的阿摩拉时代(Amoraim)。

xiii

公元 400—500 年

- (1) 《耶路撒冷塔木德》(有时亦唤作《巴勒斯坦塔木德》或简称“PT”)成书于提比哩亚。
- (2) 西哥特人(公元 410 年)、汪达尔人(公元 455 年)相继洗劫罗马。

公元 500—600 年

- (1) 《巴比伦塔木德》(简称“BT”)成书于巴比伦。
- (2) 穆罕默德诞生(公元 570 年)。

公元 638—1096 年

- (1) 伊斯兰教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北非、小亚细亚、西班牙传播。《古兰经》成书。

(2) 巴比伦、北非、西欧、东欧的犹太学校、会堂。革宁(Geonim, 意指流散犹太人的领导人)兴起。

(3) 耶路撒冷圣殿区变为两座清真寺: 圆顶清真寺与阿克萨(Al-Aqsa)清真寺。

公元 1096—1200 年

(1) 欧洲十字军运动(公元 11—12 世纪)。公元 1099 年, 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de Bouillon)征服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建立。

(2) 耶路撒冷圣殿山变为主的圣殿(*Templum Domini*), 圆顶清真寺变为一座基督教堂, 原来的圆顶上立一根十字架。

(3) 公元 1187 年, 萨拉丁征服耶路撒冷, 伊斯兰教在以色列的统治延续下来。

公元 1250—1517 年

(1) 马穆鲁克穆斯林统治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以色列与西阿拉伯。

(2) 基督教再征服西班牙, 由此导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犹太人从西班牙被“驱逐”出去(公元 1492 年)。

公元 1517—1917 年

奥斯曼穆斯林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施行统治。(1) 耶路撒冷重修城墙, 从公元 1219 年以来, 该城即无城墙。(2) 苏莱曼一世(亦称“苏莱曼大帝”)兴修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墙(公元 1537—1541 年)。

xiv 公元 1900—2008 年

(1) 公元 1917 年, 英国对中东、以色列的委任统治确立。

(2) 公元 1947 年, 人们在昆兰附近发现最早的死海古卷。

(3) 公元 1948 年, 以色列国建立。

(4) 德沃(Fr. Roland De Vaux)带领的五次昆兰考古挖掘(公元 1951—1956 年)。

(5) 公元 1960—1961 年, 亚丁(Yigael Yadin)挖掘书信之穴。

(6) 亚丁挖掘马萨达(公元 1964—1965 年)。

(7) 公元 1967 年, 在六日战争中, 以色列占领戈兰、约旦河西岸、西奈、东耶路撒冷。

- (8) 公元 1987 年至今,伯赛大考古。
- (9) 公元 1999—2001 年,梅里尔夫妇(John and Carol Merrill)的书信之穴工程。
- (10) 公元 2001—2002 年,梅里尔夫妇的昆兰考古工程。
- (11) 最后的死海古卷公布(公元 2002 年)。
- (12) 公元 2002 年至今,马利亚古井、拿撒勒的考古挖掘。
- (13) 公元 2003 年至今,雅弗尼考古工程。
- (14) 公元 1982 年至今,哈卡科姆山(Har Karkom)考古工程。
- (15) 公元 2005—2006 年,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考古工程。

序言：圣经考古学概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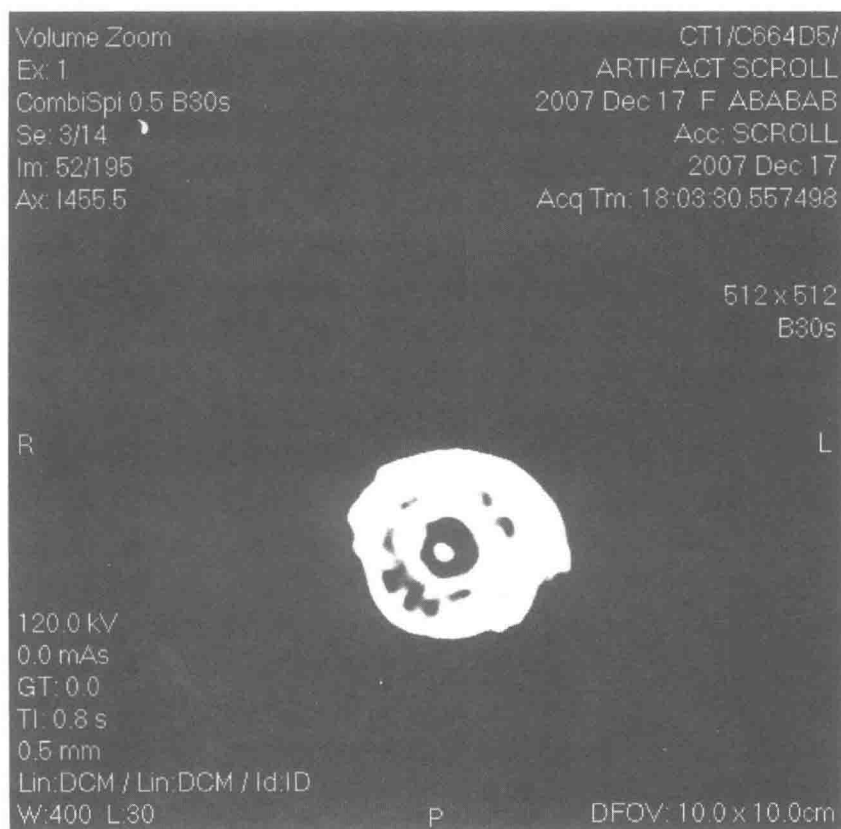


插图 这是新的死海古卷吗(感谢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萨克斯 [Elinor Sachs]博士)?

1

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自己宗教信仰背后的真理产生疑问。就绝大多数时候而言,信仰独倚信念即可,不

2

过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人们已使用科学与科学的方法，理解传统上人们所持的信仰。科学中的一个领域——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去评估传统上人们对《圣经》所持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将探讨关于《圣经》中某些最吸引人的人物、地点和争论，考古证据能证明什么，以及不能证明什么。借助我在圣地的若干考古挖掘工作，以及本人作为一名拉比兼大学教授的体验，我们将会看到考古物与文献的巧妙交会如何能启发我们对《圣经》与考古学的看法。本书所述的部分内容在其他著作中亦能见到，另有一些内容则属本书独创，它们是我从原野工作的体验中渐悟出来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兴趣带着证据提出一些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能是八岁），我清楚地记得在主日学校的一件事情，它促使我穷毕生之力，追索与出埃及及其意义有关的物证。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沙漠中建立的会幕深深地吸引着我。这座会幕或曰移动的帐篷式圣殿，由于为其建造所必需的材料而显得非比寻常。我记得，在阅读《出埃及记》25 中有关会幕建造的那部分内容（紧接在出埃及的故事之后）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这个故事的绝大多数译本中，都有提到会幕用海狗皮覆盖，作为装饰。我问老师：“斯坦格（Stanger）先生，在西奈沙漠深处，这些从埃及出来、获得自由的奴隶从哪里得到这些海狗皮呢？”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的思维过程永远地改变了。老师将目光转向我，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一头鹿，它陷在聚光灯里，不知所措。他当然明白，海狗皮对那些前埃及奴隶来说是异域之物，因此不可能是他们出埃及时随身带着的；他也意识到在西奈沙漠深处，并不会有什么沃尔玛超市存在。虽然如此，他也了解，一个孩子渴望着对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的实际、合理的解答。稍许沉默后，他回答道：“神能供应万物，哪怕是在沙漠中。为何海狗皮不能提供呢？”对希伯来学校的某些孩子来说，这是个合理的解答，可我并不感到满足。它促使我用一生的时间，寻找更多的证据。在理解《圣经》这类古代文献上，物质文化的作用范围如何？关于这个问题，考古学给了我某些证据，为我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并且让我有了一个视角。

3 作为一名献身艺术与科学的大学古代史教授，我有兴趣了解以下问题：关于《圣经》与世界，我们的认识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我们

怎样看待我们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的认识如何产生、我们所知与不知的是什么，这是大学里的根本问题之一，由此，也是我在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以前，我们知道，我们从传统的智慧之源那里得来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与尘世有关的传统智慧成为人们心中的金科玉律，因为它是人类宗教认同（常常也是人们的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随着不受古代传统智慧限制的近代民族国家以及各门学科的兴起，宗教与科学中的许多规条受到挑战。对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智慧构成挑战的诸多问题已对现代考古与《圣经》研究产生影响。举个例子，是什么东西使《达芬奇密码》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即便作为小说，这本书也是建筑在过去六十年人们所发现的信息的基础上的，这些信息挑战了传统上人们对耶稣真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看法。近来，有着近1800年历史的诺斯替(Gnostic)文献《犹大福音》面世，并深深吸引了民众(该书是在《达芬奇密码》电影版放映的同年公示大众的)，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正典福音书中所描述的犹大与历史上的犹大迥然相异，事情会怎样？大约六十年前，人们在埃及沙漠拿哈玛地(Nag Hammadi)的惊人考古发现让这些“另外的”福音书重见天日，它们继续挑战着我们在传统上对正典《圣经》记录的理解。从许多方面来说，《达芬奇密码》之争、《犹大福音》以及许多我将在本书中阐述的其他问题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果我说，有关《圣经》中的人物、地点，我们所怀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为人们所信从的精巧欺骗，哪怕在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它们也不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事物状况会变得不一样吗？我想是的。

一、何为《圣经》？

我对上面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念兹在兹，由此而有了这本书。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包括：(1)《希伯来圣经》(《旧约》)、《新约》以至并未跻身正典之林但在古代很明显被人们目为圣典的那些著作中的人物、地点，以及从它们那里衍生出来的论争；(2)考古学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物、地点以及论争。除了这些，有关《圣经》人物以及他们在整本《圣经》以及《圣经》之外的显现，人们所怀的看法同样是本书关注的焦点问题。《圣经》人物的人生轨迹

绝不仅限于《圣经》的范畴。与我的许多同事不同,在我看来,《圣经》评注以及它们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对《圣经》的深刻洞见。有时,这种见解与《圣经》在古代的“原始”含义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它又包含着古代传统的核心内容(对于这种传统,我们除了这点古老的“核心内容”之外,已无从重新获知)。诚然,与考古以及其他可供参照的古代材料相比,这些《圣经》评注的作者看似常常议论不当,其结论很明显大错特错,但有的时候,他们也保留了对《圣经》的某种理解——相比古代材料的自话自说,这种“理解”对考古学以及其他参照材料能作出更好的分析。

在挖掘一座已与施洗约翰联系起来的遗址时,我发现传统上人们对某个人的共同看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发现了”施洗约翰葬地的人而闻名遐迩。不过,虽然我从未说过我已发现了施洗约翰(读者诸君在后面将会看到,这是我任职的大学发布了一篇用心良苦的新闻稿的缘故,这是我所不能控制的),有趣的是,对大街小巷的人们来说,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事到如今,我一碰到人,他们就会说:“哦,是你啊,我认得你,你就是发现了施洗约翰的那个人。”接下来,他们会问:“你发现了他的头和身体吗?”读者诸君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要回答它也非易事。我开始钻研与施洗约翰紧密相关的种种传统,然后我发现,在《圣经》之后的各家说法中,施洗约翰的头和身体所在的位置各异,因此之故,我们的看法虽非有意,却成了《圣经》之后的又一个一家之言。

当我面向教师、学生以及大学、教会、公会、市民组织中的普通人发表言论时,人们向我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以下事情有关:在《圣经》之外,有何证据存在,证明《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常常忽略了一点,也就是,有关《圣经》如何成书以及为何写下来(这对我们理解各种《圣经》传统有所影响),我们今日所知的东西远胜过去。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人们有关《圣经》的总体知识呈缩减之势,与此同时,他们对《圣经》中的地点、人物的兴趣却有所增长。我发现,人们对有关这些地点、人物的确切知识怀有真正的求知欲。基于此,我打算运用考古学,以及历史学家用以评估传统上的习惯之见的其他手段,来看看有什么

收获，以释心中之疑。由于我从事的是《新约》地点的考古挖掘工作，基于此，我发现，人们所希望了解的就是有关耶稣、约瑟、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施洗约翰、保罗、十二使徒、大希律以及其他入等，考古证据能告诉我们什么。

举个例子，圣母马利亚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走遍各地——以色列、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追寻她的踪影。除了《新约》人物，我还发现，人们对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所罗门以及其他入亦怀有深切兴趣。基于此，如果某部著作将我们从考古学以及参照性著作那里得来的认知叙述出来，它会得到公众的高度评价。除了这些人，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在《圣经》中出现、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男或女），我们有着与他们有关的真实历史信息。其中的某些人可能不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耶稣、施洗约翰那样有知名度，但对他们的了解给我们带来了与那个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人物写作有关的知识。本书所论及的人物，有些是读者相识的，有些则不是。虽然如此，所有这些人物都对我们有关《圣经》人物、地点、事件的认知有所贡献。

我在这里所谈的《圣经》与一般看法稍有差异。在我对“圣经”的定义中，它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1）《希伯来圣经》。凡 39 卷经书，它们在犹太人那里被叫作《塔纳赫》（*Tanach*），基督教则称之为《旧约》。

（2）《希伯来圣经》中的《次经》（*Apocrypha*）、《伪经》（*Pseudepigrapha*）。它们依据不同的文献汇集，可能包含多达 30—40 多部作于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经卷。

（3）《新约》（或希腊语/基督教圣经），包含 27 部基督徒称作《新约》的正典。

（4）《新约次经》以及以评注形式存在的各种早期基督教传统，包含通常所说的诺斯替派福音书，以及多达 30 部的不同著作，这些著作写于公元 3 世纪至中世纪早期，保存了与《圣经》人物和地点有关的各种基督教会的传统。

（5）拉比以及犹太（即拉比以前的）文献，包含约瑟夫斯、斐洛著作，《密西拿》、《塔木德》，以至中世纪早期保存了有关《圣经》人物、地点之信息的拉比解经作品。

(6)《古兰经》以及伊斯兰“版本”的《圣经》故事。在《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录》(Hadith)以至塔巴里(Muhammad ibn al-Tabari, 公元9—10世纪)这类伊斯兰解经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人们能找到各种传统,其中保存了有关《圣经》人物、地点的古代信息。

二、对《希伯来圣经》的批判性研究

《圣经》绝不限于它里面所提到的人物、地点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直到中世纪,神的启示一直释放着,受到鼓舞的作家们不断进行《圣经》人物的“写作”,其成果有着相对《圣经》而言的原创性。除此之外,我们有关这些地点、人物的知识亦不限于《圣经》中相关论述的总和。同样,《圣经》并非文学、诗歌、礼拜、神学、历史、宗教、科学方面的著作,甚至也不是习惯意义上的“书籍”。它是一部作品汇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众家之力编订而成,以此呈现出单一著作的形式。任何人都能敏感地觉察到,这部著作包含多部经书,也就是说,它们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某个部分唤作《以赛亚书》,因为人们认为它是先知以赛亚而非先知耶利米的作品;《耶利米书》非由以西结所作,而出自耶利米之手(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出自他的书记巴录),如此等等。

不过,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圣经》学者还得出另一个更广泛的结论,它与《圣经》之写作有关。他们弄清了经事实证明贯穿《圣经》全书的古代写作之秘:许多作者将来自最古老的《圣经》时代的众多口头传统记录下来,这些传统与记录汇编成我们今日所说的《圣经》。学者们称此观点为“文献假说”,因为它认为,我们今日所说的《圣经》是由古代不同文献汇编而成的。这正是人们不容易阅读从《创世记》到《申命记》之《圣经》的一个原因。这部分《圣经》的内容具有跳跃性,因为不同的传统汇编一处,其用意并非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而是希望给这些传统一个机会,让它们得以呈现出来。

这部汇编本《圣经》最终在波斯时期(公元前5—前4世纪)成形。《谁书写圣经?》的作者弗里德曼(Richard E. Friedman)和其他材料来源批评家(source critics)已经证明,《圣经》是一部由不同的古代口头传统和/或简短的书写传统(或资料)构建起来的复杂作

品，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圣经》时代的战争或领导人更迭，是这些传统（或资料）的汇编契机。从古代到前现代，许多领域的学者已确认了这条针对书写文献而言的简单经验法则。对古代众民而言，书写并非传统、观念传播的优胜方式。就绝大多数古代民族来说，口头传承是更受偏爱的传播方式，至于书写，则在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用来保存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观念。书写需要特殊的才艺、材料，直到印刷机诞生之前，它都是很寻常的，以至于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某部书写文献流传于世的不过是寥寥几个堪为典范的副本而已。简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知的成文《圣经》是一股“冲力”的产物，是它将口头传统变成书写文字。绝大多数文学史家对这股“冲力”确认如下：保存对某个独特事件的记录，或拯救某个传统使之不致灭绝。《圣经》的书写过程与以色列人、犹太人历史上最具重大意义的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历史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以至于身担口头传统重任的领导人不得不作出决定，让这些传统形成文字。在《圣经》时代的诸多灾难性插曲（如北方 10 支派与南方支派的分裂、北方 10 支派被征服、犹大灭亡与耶路撒冷圣殿毁灭等）之后，许多这类领导人深信，如果他们不在当世将这些口头传统笔录下来，则该时代的全部历史都会被人遗忘。这个将口头《圣经》传统转变为书写形式的过程堪与后来拉比文献编写/校订的类似过程相提并论。很幸运，拉比们将其笔录口头传统的原因真实地阐述了出来：他们害怕犹太民族（以及该民族所拥有的种种口头传统）不能存活下来，由此而决定将这些传统形成文字，而非令其陷入被人遗忘之境。口头拉比传统向书写形式的转变发生在公元 3 世纪，从拉比们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类似的恐惧也促动了公元 1 世纪福音书的作者乃至更早的《希伯来圣经》的作者。现代《新约》学者认为，所有正典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成书于公元 1 世纪晚期，时间在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耶城和犹太的犹太人开始流散之后。公元 3 世纪，在两次灾难性的犹太反罗马起义（公元 66—73 年的第一次反罗马起义、公元 132—135 年的第二次反罗马起义）后，拉比们得出结论：犹太传统中最早的口头内容需形成文字，并恰当地编排起来，以防犹太民族及其律